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四

起咸和三年
至咸和六年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

趙劉曜光初十一年後趙石勒
太和元年成李雄王衡十八年

春正月溫嶠入救建

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

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

渚軍于陵口

牛渚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津
渡之遠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

即東陵
口也

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

蔣陵阜也蔣陵
山阜也

覆舟山形如覆舟故名

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

丹楊南道步來

元帝南渡建康置丹楊尹治于臺城西而丹楊太守舊治秣陵縣俗謂之小丹楊其路卽今太平州

取建康之路也

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

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

避難

建康以吳會稽爲東

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下臺都

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允等軍及峻戰于西陵

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壹率諸軍拒擊不能

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壹背癰新愈創猶

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眇眇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

裴氏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附錄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

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

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或勸曼避峻曼曰

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力戰而死庾亮帥眾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與弟惲條翼及郭默趙盾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裒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晔荀崧尚書張閔共登御牀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裒令下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

峻先以討虜充功進冠軍將軍故稱之

軍人豈得侵逼

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

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將山

蔣山卽鍾山在

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地輿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于此吳大帝爲立廟于文祖諱

連因改曰蔣山余謂條格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郭無草者

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旣陷尚書左丞孔坦

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

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

收萬匹作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

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讎蓋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

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丁巳峻稱

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

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尙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尙書事許柳
爲丹楊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景詣峻稱
述峻功峻復以景爲西陽王太宰錄尙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
庾冰冰不能禦棄城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
入船以蘆蓆覆之吟嘯鼓柁派流而去

說文曰蘆蓆竹席也余謂從艸者今蘆蓆也

每

逢邏所輒以杖斂船曰何處覓庾冰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
之冰乃得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
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又以徐州刺史郗鑒爲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
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
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後趙大赦改元太和 三月丙子庾

太后以憂崩 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南陽
太守王國降之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約左
右閭禿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 王申
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
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
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
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
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愷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
以不豫顧命爲恨荅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
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
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

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遣
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遣使者改
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尙書
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問侃復追龔登還嶠遣侃
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
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竝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
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
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
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
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
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

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
于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于
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
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
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于幾成也願
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甯
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翼亦固勸自行乃戎服登舟瞻喪至
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郁驛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
得詔書卽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
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今主上
幽危百姓倒懸忠臣義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

心以救社稷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遣將軍夏侯長等開行
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
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五月陶侃率眾
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
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
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卽與之談
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
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甯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
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
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

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
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
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
尙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
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仄之中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
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暕守西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
苑城尙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尙書張闓權
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漢儒吳郡吳分吳郡
置吳興郡晉又分吳
興丹陽置義興郡是爲三吳
稽爲三吳杜佑曰晉宋之謂以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
使起義
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
浙江於是前義興太守顧眾敢合家兵又遣人說峻將張哲哲同

愍從之眾乃告吳國內史蔡謨曰兵已合矣待時而奮謨乃檄告
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吳興太守虞潭帥郡兵勤王潭母孫氏謂潭
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壽其環佩以
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卽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
其將管商張健宏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
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南兵謂侃嶠之兵令將
士有上岸者死曾峻送米萬斛饋和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
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
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
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
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率眾渡江與

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

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

蔡洲在石頭西岸查浦在大江南岸直秦淮口

嶠屯沙門浦

峻登烽火樓望見士眾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

眾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

侃荅曰古人三敗

謂魯將曹沫也

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

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

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

融爲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

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

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

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

蘭石在涇縣東北

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

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則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于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嶠崎歷落固可笑人也累官尙書吏部郎以疾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悵時徐甯爲興縣令彝往造之甯通朗博涉彝一見欣然因畱數夕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卿每屬我覓一佳吏部今得其人矣亮問何如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甯真海岱清士卽還甯吏部郎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以功封萬甯縣男丹楊尹

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
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乃以爲宣城内史彝在郡有異政爲百姓所懷初
彝令郭璞筮卦成璞以手壤之彝問其故曰卦與我同丈夫當此
非命如何至是果遇害 諸軍初至石頭卽欲決戰陶侃曰賊眾
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諮將請於查
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修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
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
賊來攻不便此滅賊之術也侃從之夜修曉罷使庾亮以二千人
守之賊來攻見壘大驚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乃去旣又
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復來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

風急令我水軍不得乘救今天宇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

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耳已而果然王舒虞潭守京口數與峻

兵戰不利坦又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

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

三廩廩慶音陵又音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

約遣祖渙桓撫襲淦淦音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

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渙

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宣馬屯皖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箭

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鞍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

而行到先吳戰亡將士洗創訖夜還救宣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

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

寶治通鑑補卷九十四晉紀十四八思補機

頭一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

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眾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

後趙中山公虎帥眾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軹關在河內軹縣應

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閒王述發氏羌之眾屯

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

關北濟晉書地理志汲郡汲縣有衛關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侯杜佑曰今絳州

臨喜縣北與石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

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大陽屬河東郡應劭曰在大河之陽故曰大陽唐志陝州陝縣有大陽故關春秋之

茅津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竭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

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野王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後趙始置郡

也襄國大震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

曜雖東征其子庠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止 蘇峻腹心路永匡

術賈甯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

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

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袁耽事曹操陶侃

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

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

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

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于陶侃

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

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

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歆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

也光武之濟昆陽

見三十九卷漢淮陽王更始元年

曹公之拔官渡

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

五年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

嶠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

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

與公竝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

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

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

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

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

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于峻獨不可

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

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

守李陽說侃曰

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竟陵郡

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

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

句容湖孰二縣屬丹楊郡

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

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

仰視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

出外留兵守之郁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

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

後舉鑒大會僚佐寶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

足報塞今疆寇在近眾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

帥先義眾鎮壹三軍耶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
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
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
嶠趙盾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
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盾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
見盾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陳不
得入將回趨白水阪馬蹟白木阪在東陵東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
矛峻墜馬斬首轡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眾大潰峻司馬
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
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
石頭督商宏徽攻虔亭壘督護李閔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舍脩

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眾皆歸張健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從
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
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救徐光召而謂之
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
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
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
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則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
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
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
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眾會
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

水經注漢靈帝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浚儀渠口謂之石門而滎陽受河

水亦有石門

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勒謂徐光曰曜盛兵

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

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

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營之間

鞏屬河南郡郡有東營城左傳單子取營杜預曰在鞏縣西南晉地道記曰在縣之東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

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榮

陽成杜黃馬關

豫水經黃馬坂在成臯縣河水運其北謂之黃馬關

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

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眾幾何羯曰王自來軍

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眾十餘萬南北十餘里

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

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

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

西陽門即洛陽西陽門也

勒躬貫甲冑出自圍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

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

門揮陳就不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

于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

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

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

據水經注重門城在河內共縣故城

西北二十里此盟當在懷帝永嘉四年同圍河內之時

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

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遼虎之

子也曜創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至北苑市三老孫機上

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常持重尔

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

邪當爲翁滿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己

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

從男女盛服以見之

岳被禽見上卷
明帝太甯三年

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

王仁厚乃全宥至今耶我殺石佗

見上卷太甯三年

愧之多矣今日之禍

自其分耳聞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

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

曜 是歲成漢獻王驤卒

成封李驤
爲漢王

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

都成主雄以李珣爲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代壽屯晉壽 元祿大

夫荀崧卒崧字景猷魏太尉張之元孫也父頽與王濟何劭爲拜

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韶訖時族會祖顗見而奇之以爲

必興顏門弱冠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後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及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旭早亡二子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相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于序論者稱焉

己咸和四年

後趙石勒太和二年成李雄王衡十九年是歲趙亡

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晔及

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晔督

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

苑城之南城西城也

右衛將軍

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超少有志尚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專掌文檄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元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而家貧妻子不贍明帝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明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超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爲君子營至是遇害及峻平將改葬超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雅亦好學有才志立朝直法繩違百僚敬懼初任讓少無行太常華恆爲本州

大中正

華恒平原
高唐人

黜其品及讓爲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

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
免恒博學洽聞而能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
故能令疆暴者忘怨冠軍將軍趙盾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厯
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率眾出降初祖逃
旣卒朝廷將以約代其兄任約異母兄納後元帝曰約懷陵上之
性抑而使之可也今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
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及約爲逆朝
廷始歎服其言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因盛言納有名理
乃除光祿大夫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秘
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曰君

名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盾謀西保秦州。尙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尙完，將士不叛，且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盾怒，以爲沮，眾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主勳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眾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兼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

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宏

徵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毗陵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

郡晉分屬毗陵郡古曰毗陵舊延陵漢改之晉分毗陵延陵為兩縣毗陵則今常州晉陵縣之地延陵則今潤州丹徒金壇之地

宋白曰延陵縣本漢曲阿縣地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縣置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

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故鄣縣漢屬吳郡丹楊置吳興郡故鄣屬焉其地本秦鄣郡所治也曰故鄣今湖州安吉縣故鄣之南鄉也今廣德軍鎮故鄣縣之地杜佑曰湖州長城縣西八十里鄣郡故城即秦鄣郡縣城也

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蘇峻傳作嚴山據帝紀平陵山當在溧陽界沈約曰吳分溧陽為永平縣晉武帝更名永世蓋覽吳地志云晉分永世為平陵縣宋文帝元嘉九年併入永世溧陽二縣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二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建康古之

金陵舊為帝里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

必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厥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

望者見於外者也實者有於中者也

今特安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

不復徙以褚裒爲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庾冰欲報鈴下卒問其所願卒曰出自廐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使我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壬寅以湘州并荊州

分湘州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

三月壬子論平蘇

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甯州諸軍事都鑒爲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

眾下臺及二子眈盱桓舞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朝廷論
蔡謨顧眾等唱義之功眾以承檄奮義推功于謨謨以眾本唱謀
非己之力俱相表讓論者美之路永匡術賈甯皆蘇峻之黨也峻
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
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
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初匡術有寵于峻賓從甚盛孔羣
與從兄愉同行于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
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及術既降導頗
保存之嘗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羣德非孔
子尼同匡人雖陽和布氣屬化爲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導有愧
色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

江陵偏在江北又遠建康武帝太
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後置

建昌郡水經注曰湘水北至巴邱山入于江右岸有巴陵故城本
吳之巴邱邱闕也巴邱山一名天岳山一名幕阜前有培塿曰巴
冢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
荒殘費用不給乃留資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
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
乞骸骨欲闕門投匭山海帝遣尙書侍中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
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曰臣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
漸不自覺進不能撫甯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
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勝其憤縱肆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
虛廢先后以憂過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
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
之責陛下矜而不誅儉存視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

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

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

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

武帝太康二年分毗陵無錫立暨陽縣屬毗陵郡其地在今平江府常熟

縣界杜佑曰江陰晉曰暨陽案暨陽今江陰軍地秦漢爲暨陽鄉首置暨陽縣賊更有暨陽湖詔有司錄奪舟船

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楊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

豫州揚州

之江西淮南廬江弋陽安慶歷陽等郡也宣城郡屬揚州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

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

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

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

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

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徙高密王紘爲彭城王紘雄之弟也 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溫嶠卒葬於豫章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稱子邦族風儀秀整美于談論見者皆愛而悅之然性頗不羈其位未高時屢與楊州淮中估客搏蒲興輒不競嘗一過大輪物戲屈無因得反偶庾亮過其旁嶠于舫中大喚曰卿可贖我亮卽送直然後得還如此數四嶠從姑劉氏唯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嶠覓婚嶠時喪婦密有自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

之餘乞粗存活足矣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嶠報姑云已覓得婿處門地粗可培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及既平蘇峻旋歸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日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相顧而泣朝廷欲爲之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太尉侃上疏曰嶠忠誠著于聖世勲義感於人神臨卒之際與臣誓言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

停其移葬詔從之以平南軍司劉楨爲江州刺史陶侃郝鑒皆言
楨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弛頓
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
要害之地而楨以怙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
曰此溫平南之意也稅弱冠有高名事親能色養導篤愛之父子
常共園基爭道悅案父指使不得行導笑曰相與似有瓜葛那得
爾導嘗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已而掘地果得錢百萬導惡之使皆
藏閉不取而悅竟早隕悅與導語恆以慎密爲端導每還臺及行
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恆爲母曹夫人襲敝箱篋中物悅亡後導
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秋七
月有星孛于西北 八月趙南陽王楨帥眾數萬自上邽趣長安

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魏收

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蓋後趙分安定置也○祖音貢屬音賴 盾軍于仲橋鄭國渠運仲

謂之仲橋在九嵕山之東宋白 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

日雍州澄泉縣城即仲橋賊

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義渠戰國時義渠戎之地前漢爲義渠縣後漢晉省

盾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

王盾及其將祖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載記曰自劉淵至曜三世二十

五年而滅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阮

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五郡屠各即匈奴五郡之衆前趙之族類也 進攻集木且

羌于河西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氏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

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

于司冀州 以侍中顏含爲吳郡太守王導問曰卿今出莅名郡

子司冀州

以侍中顏含爲吳郡太守王導問曰卿今出莅名郡

子司冀州

以侍中顏含爲吳郡太守王導問曰卿今出莅名郡

子司冀州

以侍中顏含爲吳郡太守王導問曰卿今出莅名郡

子司冀州

以侍中顏含爲吳郡太守王導問曰卿今出莅名郡

子司冀州

政將何先含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敝家
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閒欲令戶給人足
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有斷然以威御下導

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附錄乞伏氏其先部

人有自漠北南徙者過太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陸
阜乃殺黑而祭之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乞伏部有一老
人抱養爲子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部人居于苑川乞伏

服其部武推爲統主號曰乞伏可汗述延其後也 鮮卑部落之名後以爲姓苑川水出天水勇士縣之千城南山東
流歷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苑城相去
七里西城卽乞伏所都也杜侵并鄰部士馬彊盛述延卒子儁大

寒立及趙亡儁大寒懼遷於麥田儁大寒卒子司繁立水經注麥田山在安

定北界山之東北有麥川城又北有麥川泉乞伏始見于此○傳音農入管 冬十月廬山崩 江州

刺史劉膺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十

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
愬于肩默蓋自平蘇峻還肩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

資於肩肩不與默由是怨肩肩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保露見之

默常切齒臘日肩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

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肩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肩

官書下肩不卽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女爲妻寄寓者爲僑人張

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謂肩不受免官之命也密

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之默以爲

然帥其徒俟旦門開襲肩肩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

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肩尙與妾臥奉下斬之出取肩僚佐

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肩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

屠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既而停屠故府招引譙國內
史桓宣宣固守不從 是歲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拔駱槐爲

代王

賀蘭部擁護駱槐
見上卷咸和二年

代王紇那奔宇文部駱槐遣其弟什翼犍

質於趙以請和

河南王吐延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

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倜儻不羣嘗慷慨謂羣下曰大丈夫生

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竝驅中原定天下決雌

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閉殊俗不聞禮教于上京不得策

名于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瓊裘異鬼雖偷觀日月猶不愧于

心乎然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借下吏羌曾妻聰刺之吐延不抽

劍召其將紇挖涅

紇音常又音
骨又音乞

使輔其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

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可速

去係于白蘭

白蘭在吐谷渾西南

地既險遠土俗懦弱頗易控御葉延小兒

今以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吾無恨也抽劒而死葉延嗣位

年僅十歲常縛草爲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不中呼天而泣要中

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爲自苦

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于先讎所以如此者留罔極之

思耳已而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五日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

造化帝王年歷臣下不知則曰自羲皇以來符命元象昭焉嘗見

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葉延以禮

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天裂西北

罽咸和五年

龍石勒建平元年成李雄玉衡二十年

春正月劉涪首至建康司徒導

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赦梟脣首于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

刷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默遣使送伎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盾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盾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地朝廷得以潛嚴潛密也潛嚴密教諸軍嚴裝也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時桓宣子戎爲郭默參軍默遣戎求救于宣宣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

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尙不附祖約豈可同郭默耶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二
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卽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宏爲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
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尙書令進爵爲王虎子邃爲
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
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放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
爲右僕射領吏部尙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
前郎中令裴憲皆爲尙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自餘

文武封拜各有差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遼曰主上自都襄國以

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

見上卷明帝北太常三年

走索頭

見上卷咸和二年

東平齊魯西定秦雍

平齊晉謂滅徐兗曹嶷也見九十二卷元帝永昌元年

年明帝太甯元年定秦雍

雍謂滅劉氏降苻姚也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

于當以授我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

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

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

事見十一卷高祖五年

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于

其君者輒褒之背叛不臣者輒誅之此天下所以歸盛德也今祖

約猶存臣竊惑之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勒乃收約并其親

屬中外百餘人悉誅之妻妾兒女分賜諸胡初祖逖有胡奴曰王

安逃甚愛之在雍邱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無在爾一人厚

資送而遣之安以勇幹仕趙爲左衛將軍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
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迷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
歸匿之變服爲沙門及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 郭默欲南據豫
章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爲壘以示有餘侃
築土山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
侯縛默父子出降侃斬默于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
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
巴陵因移鎮武昌以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珣爲湘東太守辟
劉宏曾係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庾亮還蕪
湖辭爵賞不受 趙將劉微帥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

都尉許儒

沈約志晉陵太守有南沙令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
名沙中吳平後立暨陽割屬之晉成帝咸康七年罷鹽

署立以爲南沙縣今平江府常熟縣地

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

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

駿失河南地見上卷咸和二年五屯護軍武街石門侯和漢川甘松也

六月

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爲之臣不

受畱毅不遣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

趙以斌爲句町王

考異曰晉書春秋作翟直按秦亡後慕容垂誅翟斌斌兄子眞北走故知此乃斌也

趙

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王勒卽皇帝位

補註前趙既亡自此以後史不復稱後趙

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宏爲

皇太子宏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惜惜

宏字大雅惜惜安和號

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元默守之聖人

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

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

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勸心然之而未能從 趙荆

州監軍郭敬寇襄陽時南中郎將周撫監河北軍事屯襄陽趙主

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假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使

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

相策謂相

策應也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

以告周撫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

于趙魏該弟遐帥其部眾自石城降敬敬毀襄陽城遷其民于河

北城樊城以戍之趙以敬爲荊州刺史周撫坐免官 休屠王羌

叛趙

屠音屠

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

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 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晦

稅米三升

更造新宮

鮮卑之亂宮闕焚燬故更造之

甲辰徙樂成王欽爲河

開王

初開王顯之死也詔以彭城王植子融爲驛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元帝又以彭城王釋子欽爲驛嗣今復其別舊

封

彭城王紘子浚爲高密王

初元帝以紘繼高密王據後及彭城王雄以附蘇峻誅紘還繼本宗

以浚奉高

密王後

冬十月成大將軍李壽督征南將軍費黑等攻巴東

建平拔之巴東太守楊謙建平監軍毋邱奧退保宜都 旬漏合

葛洪卒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質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碁局幾道

擣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

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

崎嶇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

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翁以其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

法後又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

之以女妻焉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
章富贍既平石冰之亂有功當封乃不論功賞竟至洛陽欲搜求
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乃避地南土不應徵辟元帝爲丞
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
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高資不許洪曰非以爲榮以有丹耳
帝從之乃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止羅浮山煉丹傍游聞養著抱
朴子一百十六篇其內篇言黃白之事至是忽與刺史鄧岳疏云
當遠行尋師克期便發岳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
睡而卒岳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
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云

平咸和六年

趙石勒建平二年成
李雄王葛二十一年

春正月趙劉徵復寇婁縣掠武

進復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吳孫權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武帝太康三年復曰丹徒仍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毗陵郡晉改毗陵曰晉陵劉 昉曰唐蘇州崑山縣漢婁縣地 郁鑒擊卻之 是月涼州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鐘鼓之聲又有石隕于破胡焦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鯢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逆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上黨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尊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 秋七月成大將軍李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以北軍中侯陶回爲吳興太

守初蘇峻之反回兩建奇策而庾亮皆不用回乃歸丹楊收合義軍得千餘人與陶侃溫嶠等併力攻峻又別破峻將韓晃軍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典北軍至是又出守吳興時民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皆不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又割府郡軍資數萬斛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 九月趙王勒復營鄴宮以洛陽爲南都置行臺 冬蒸祭太廟詔歸胙于司徒導禮記冬祭曰烝史佚亦作蒸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卽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誓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

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爲天子臨辟雍拜三

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苟奔議以爲三朝之首

元旦爲三朝爲歲之

朝月之朝日之朝

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

之奔組之子也

慕容廆遣使與大尉陶侃牋曰大晉啟基祚流

萬世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埽除

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于前蘇峻

肆誅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崔汜普天率土誰不同憤深

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

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

暴竊爲耶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以不及先大夫爲恥厲

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尙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

英賢比肩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
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王司
徒清虛寡欲善于全己庾公居元舅之尊而超然高蹈今海內之
望足爲楚漢輕重者唯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
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庾在一方敢
不竭命侃荅書曰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然收屈盧必陷之矛
集鰲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庾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庾立功一隅
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庾官爵參軍韓恆
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
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名之後九錫自至比于
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庾不悅出恆爲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

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廐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騰上聽騰騰以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初元帝旣紹統王導薦著作郎

于寶爲史官請撰國史寶於是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至是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寶性好陰陽術數畱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知審也後十餘年母亡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較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死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閒鬼神事言之甚詳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

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資治通鑑補
成帝咸和六年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五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五

起咸和七年盡成康三年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上

晉咸和七年

趙石勒建平三年成李雄玉衡二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大赦 趙主勒大

饗羣臣

考異曰晉春秋云陶侃遣使聘後趙趙王對饗之案侃與勒必無通使之理今不取載記云勒因饗高句驪宇文屋

直使今但云饗羣臣

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

于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

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死

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然雅好文學常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無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

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

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

賴有此耳又每月朔恆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第其高下賞帛有差 趙郭敬之退成樊城也

事見上卷五年

晉人復取襄陽夏四月敬

復攻拔之留戍而歸 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

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

久爲將帥威震內外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

虎子遠宣勒皆使之典兵

陛下在

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

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
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
卿願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

言何白而入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

載記曰虎
物之於子

也祖曰蜀邪父曰寇見勒父朱幼
而子虎故或稱勒弟焉○蜀音背

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

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
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
但危國亦將爲家禍也它日光乘間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
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
之主也光曰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爲不
亡乎吳雖跨據江東無虧魏美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

二都長
安洛陽

入州冀幽并青
兗豫司雍也

司馬家兒何異元德李氏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

在陛下當復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
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
不仁見利忘義父子竝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
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
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
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于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中山王虎之
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秋七月趙郭敬南掠江西江西
謂湘
賊以東至
恩陽也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
樊城悉俘其眾敬旋師救樊宣與戰於淝水破之水經注淝水出
淝陽縣西北岐
嶺山東南逕淝陽縣又東南逕安
眾縣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淝水皆得其所掠侃兒子臻及竟陵

鋤立薅所用農器也

一寸中央直者三寸有三分之二寸底喙末下向前屈

接耜者頭而著耜金鐵爲之鄭元曰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

器鐵基之屬輶使者小車駕馬者也軒曲輶也闌板曰軒 C 輶音

或親芸穫于隴畝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

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成大將軍季壽寇甯

州以其征東將軍費黑爲前鋒出廣漢鎮南將軍任回出越巂以

分甯州之兵冬十月壽黑至朱提太守董炳城守甯州刺史

尹奉遣建甯太守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彪黑曰城中食少宜

縱彪入城其穀何爲拒之壽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

曰南中險阻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

之物何足汲汲也

園與園同園廁也豕所居也牢亦豕所居也言賊已受園如犬豕在園中不患其退出也

壽不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侃

爲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 十二月

庚戌帝遷於新宮 是歲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

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

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立次子重華爲世子

咸和八年

趙石勒建平四年成李雄玉衡二十三年

春正月成大將軍李壽拔朱提

董炳霍彪皆降壽威震南中 丙子趙主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

幣 三月甯州刺史尹奉降於成成盡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將

軍李壽領甯州 夏五月有星隕於肥鄉 麒麟騶虞見于遼東

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廆字弈落瓌幼而魁岸美姿貌身

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鹿童尹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長必爲侖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庾結殷勤而別庾嘗謂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爲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六月世子毓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爲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爲元菟太守毓以帶方太守王誕爲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爲才而讓之毓從之以誕爲右長史毓廐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尙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

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吾

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也有召者當案誅之

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畱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

詔卽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

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省後魏復置廣阿縣屬南趙郡隋改

爲大陸縣唐武德間改爲象城縣天寶初改爲昭慶縣屬趙州

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遂帥騎三

千遊於蝗所

恐勅死有變使遂遊于蝗所若捕蝗者以爲外應

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

雅兄弟宜善相係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宣深思周霍勿

爲將來口實戊辰勒卒

年六

先是夏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

獨鳴佛圖澄歎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時有一婦人產

一卵大如孟剖之有蟲如巨蟻二足立行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

鄉行屍蛇與鼠鬪於安定府開二日蛇死臨淫馬生角長安城中

鷄鳴音皆曰基慈又有黃霧四塞人不相見熒惑入昂星隕於鄴
聲如雷震墜處地熱如火墮起連天良久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
然沸見有一石方尺餘色青而且輕擊之其音如磬未幾而勒死
中山王虎劫太子宏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
廷尉召遂使將兵入衛文武皆奔散宏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
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宏涕泣固讓虎怒曰
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宏乃卽位大赦殺程遐徐
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於高平陵謚
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本
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爲虎所誅
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八月趙主宏以中山王

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
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
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
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屬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襲安領左
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更命太子宫曰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
皆徙居之選勸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宇文乞
得歸爲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於外慕容皝引兵討之軍
於廣安廣安在棘
賊之北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陰榆
城在大榆河之陰安
晉城在威德城東南 成建甯牂柯二郡來降李壽復擊取之

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

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

復由人宮省之內無可爲者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爲盟主恢

少子也時據冀邱宣太后詔於收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

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爲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

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迫之獲堪於城父送襄國炙

而殺之存疑石堪之奔兗州本欲挾石恢爲主以討石虎也豈有

反襲兗州之理且上文旣曰微服輕騎矣豈能襲人哉襲

字當是奔字之誤下文不克克字當是納字之誤想後徵南陽王

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堪本田

氏子數有功趙主勒養以爲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

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妒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

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

遣使來降氏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咸和四年洪降於虎今以趙亂而叛

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則而

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挺虎之子也生遣將軍郭權

帥鮮卑步環眾二萬環音歸為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於蒲

阪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劉隗意即自

晉奔起者虎還奔澠池澠音免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

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眾退屯渭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杜預

曰水之隈曲曰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鷄頭山張守節曰括地志云鷄頭山在岐州上縣

縣東北二十里在長安西南九百六十里晉道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後漢書隗囂使王蓋塞鷄頭道即此也來原州平高縣西百

里亦有鮮卑山在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走

長安西入八百里

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
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氏校尉洪至長安說
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
誰敢違者虎從之先是虎之克上邽也姚弋仲亦說虎曰明公擁
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聚秦風猛勁道隆
後服德汗先叛宜徙隴上彘張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至是虎思其
言乃徙秦雍民及氐羌十萬戶於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
督使居枋頭以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眾數萬徙
居清河之漚頭水經注清河過廣川縣東水側有羌星姚氏之故居也。羅音獨。虎還襄國大赦
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慕容皝初嗣位用
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

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龐統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爲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耶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閒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統統未之信遣使案驗仁兵已至黃水

黃水卽潢水在棘城

東北距唐營州四百里據載記黃水當在潢遼東郡險瀆縣

至知事已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統

賜昭死遣軍諮祭酒封弈慰撫遼東以高誨爲廣武將軍將兵五

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甯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修

壽其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

修姓也

號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

壽嘗爲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司農孫機襄平令王永等舉遼東

城以應仁

孫機蓋王官之避地遼東者遼東城卽襄平城

封弈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

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

乙替也

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于是仁

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號追思皇甫

眞之言以眞爲平州別駕十二月趙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

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

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洽中從事張洸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

之將使盜覆諸東峽

三峽在成都之東故云東峽

蜀人橋贊密以告洸洸謂雄

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

蜀不許涼人假道則蜀地前此無涼人之迹

萬里通誠於

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
都市宣示眾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
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
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鸞言於雄曰張滂壯
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焉謂滂曰卿體豐
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小住須涼滂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
未返謂懷感蒙塵卒之見害梓宮未返也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滂通誠上都
謂建康也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滂亦不來矣雖火
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懼哉雄謂滂曰貴主英明蓋世土
險兵彊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滂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

恥米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其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

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

事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八年

為眾所推遂有

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眾輔之宜厚為酒禮

而遣之潛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

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道書御史拜張

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

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

豐等報謝

甲戌租九年

趙石宏延熙元年成李雄玉衡二十四年

春正月趙改元延熙

詔以郭

權為鎮西將軍雍州刺史慕容皝遣材官將軍河間劉佩攻乙

連不克仇池王楊難敵卒于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

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是月有二石隕于涼州 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齋印綬授

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龍鑑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

尉石琚與城大慕容塹并力拒守

城大猶城主也

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

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

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琚塹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

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弈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

爭鋒汗性驍勇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弈止之汗不從與蘭遇

於牛尾谷

牛尾谷在柳城北

汗兵大敗死者太半弈整陳力戰故得不沒

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恒重審
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旣多權詐
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眾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眾寡不敵此
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
何以返命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謂以事理策之就必成擒無復遺餘也卿正慮
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
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
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
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三月丁酉會稽地震成
主雄分甯州置交州成分甯州之興古永昌縣柯越雋夜郎等郡爲交州以霍彪爲甯州刺
史爨深爲交州刺史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

騎四萬西擊郭權軍於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

州三萬餘戶於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羌之別種有青羌黑羌與

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韶合驪破之

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

還三城魏收地形志後魏太和初分馬門之廣武朔方之沃野置懷城郡治廣武縣縣有三城徧城虎遣使誅

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

吏等苦出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

麾幢曲蓋節旌節麾者臨敵之際三軍視以為進退者也幢幡幢

葆為之稱名曰幢重也其狀童童然曲蓋者蓋曲柄世說謝靈

運好賦曲柄笠孔隱士曰何不能遺曲蓋之貌晉制諸公任方面

者皆給節麾 侍中貂蟬太尉章章印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

史印傳檄戟

自此以上皆朝廷所授故奉送

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

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愷期加督護統領文武甲

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愷期曰老子婆婆正坐諸君

婆娑肢體緩緩不收之貌侃言不待早退至于困乏如此止坐參佐苦問之也

乙卯薨於樊谿

樊谿在武昌西三里

北注

侃在軍四十一年

惠帝太安二年侃擊張昌至是年凡四十年

羅毅善斷識察纖

密人不能欺嘗諷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

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種此拖惶怖謝罪自南陵

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侃鎮武昌時號爲多士殷浩庾翼

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

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及薨尙書

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

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安鯤之從子也

附錄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鰕按以挂於壁有頃雷

雨化龍而去侃嘗如廨見一人朱衣介幘歛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又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開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少嘗遇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有賢理當爲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鍼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裏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擢上流握疆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初侃喪父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存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以葬其父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而號又著節秦廷名垂千古侃雖功名爵位遠過于訪而子孫多不自卑次子瞻少有才器而又早還害三子夏與弟斌治兵相圖侃喪甫葬而夏即殺斌七子稱號勇不倫

成王雄生瘍於頭

創

後爲庾亮所殺八子範最知名爲光祿勳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必爲之流涕雄召

大將軍建甯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

年六十一歲記
雄卒在去年

太子班

卽位以建甯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

王環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征西將

軍假節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豫荆三州刺史鎮

武昌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羨之子也與豫章太守褚裒丹楊

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

裒之孫

褚裒見七十七卷
景元元年、裒音略

父錫之子也

甘錫見八十三卷
惠帝元康九年

桓

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自褒貶也謝

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秋七月白虹貫日 八月

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廐又遣謁者徐孟策拜

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承制封拜一

如隗故事船下馬石津

自起康出大江至于海轉料角至登州大洋東北行過大謝島龜歌島淤島島湖島

三百里北度島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郡里鎮馬石津即此地也

皆爲慕容仁所留

首五月不雨

至于是月乃大雪

九月戊寅衛將軍江陵穆公陸晔卒晔字士

光吳郡人也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

以孝聞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晔

吳士之望不敢加害 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

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

弟玠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

遣推心待之無所疑聞玠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

哭弒之於殯宮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

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眾欲

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

諡班曰戾太子

以越爲相國封建甯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尙書

事以兄霸爲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係爲鎮西大將軍汝山太守

從兄始爲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

據載記始侍之長子於期爲伯父於壽爲從兄

丙寅

葬雄於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

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攻李珩故不許遣壽將

兵向洛壽先遣使告珩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珩遂來奔詔以珩

爲巴郡太守期以壽爲梁州刺史屯洛

趙主宏自齎璽綬詣魏

宮

石虎爲魏王其

所居稱魏宮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

議何爲自論此邪宏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

矣於是尙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宏愚暗居喪無禮

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入宮廢宏爲海陽王宏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幽宏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皆殺之咸和年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爲侍中郎闔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鑑行如信都復還襄國慕容皝討遼東甲

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參單騎走居

就新昌等縣皆降

居就新昌皆屬遼東郡

姚欲悉阮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

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遼

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姚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

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趙徐州從事蘭陵朱縱

斬刺史郭祥以彭城來降趙將王朗攻之縱奔淮南 慕容仁遣

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遼東治襄平

乙咸康元年

頃石虎建武元年咸寧即王恆元年

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

沈約禮志曰古

者無天子冠禮故筮日筮冠於阼以著代醴於客位三加稱尊皆士禮耳漢順帝冠兼用黃衰新禮衰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繡布進賢次爵弁次通天冠於高廟江左諸帝將冠金吾賓設白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鋪人牀御府令奉冕楫簪導衣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轎太保加冕將加冕大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宏表海象若昊天六合是式

通鑑紀事本末 成帝咸和九年咸康元年

本通鑑考永永無缺眉壽無期介茲景福加亮託侍中繫元統侍
中脫綈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以下三稱
萬歲乃退無熊曰川魏低
一加既加元服拜於太廟 大赦改元 成趙皆大赦成改元玉恆

趙改元建武 成主期立皇后閭氏以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

騎將軍尙書令王瓌爲司徒 趙王虎命太子遂省可尙書奏事

惟祀郊廟選牧守征伐刑殺乃親之虎好治宮室鸛雀臺崩殺典

匠少府任汪復修之倍於其舊遂保母劉芝封宜城君關預朝權

受納賄賂求仕進者多出其門 慕容皝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

儁置諮祭酒封奔爲之 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三月乙酉帝

幸其府與羣臣宴於內室拜導并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

諫以爲帝初加元服勛宜顧禮帝從之導聞之曰王茂宏驚病耳

若卜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峯當敢爾也坦又

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
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坦爲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丹楊尹

恒景爲人諂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句

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

宰之

道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

天文志斗牛女揚州九江入斗一度丹揚入斗

十六

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熒

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導辟太原王濛爲掾王述爲中兵屬述承

之子也性沈靜每坐客辯論遙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尙未

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

述蓋自東述吳至建康

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

懷祖清真簡實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趙王虎南遊臨江

而還有遊騎十餘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騎多少朝

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

諸軍事癸丑帝觀兵廣莫門

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

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成

慈湖牛渚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京師俄聞趙

騎至少又已去戊午解嚴王導解大司馬袁耽坐輕安免官趙

征虜將軍石遇攻桓宣於襄陽不克大旱曾稽餘姚尤甚米斗

五百秋七月慕容皝立子雋爲世子是月白虹貫日八月

徵處士翟湯郭翻不至湯字道深潯陽人也篤行純素仁讓廉潔

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

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僑居臨川

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

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將熟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其直亦不告以姓名 九月趙王虎遷都於鄴大赦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

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故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錦綾乘以

彫輦

彫輦彫輦以爲飾

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者

謂掌朝儀者也

眾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諸公虎諸子也虎稱天王降諸子月王者爲公

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

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僞難揉或避賦役置爲姦宄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

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

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

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八年

唯聽西域人

立寺都邑以奉之

漢人初謂官府爲寺後漢自西域白馬駝經來初止於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寺

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

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以澄故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

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趙章武

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蒲句大平之 成太子班

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潛

李嵩封漢王

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

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尙書令景

喬尙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浩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

公卿褒無他才當勸成主雄立期爲太子故有寵由是綱紀隳紊

雄業始衰 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

去年齊等爲慕容仁所逼齊等自海道越棘城齊遇風不至十二月徐孟等至

棘城慕容皝始受朝命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慕容仁館於平郭

城外皝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閒道潛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十

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是歲明帝母建安君荀氏卒荀氏在禁

中尊重同於太后詔贈豫章郡君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

疎薄及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清元年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帝立尊重同於太后代王翳槐以賀

蘭藹頭不恭藹頭翳槐舅有擁護之功事見九十一卷咸和二年至四年逐乾那立翳槐又賀蘭部也挾視情功所以

不將召而戮之諸部皆叛代王紇那自宇文部入諸部復奉之紇那

出奔見上卷翳槐奔鄴趙人厚遇之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係咸和四年

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

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駿遣將

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屬皆詣姑臧朝貢

駿於姑臧南作五殿

駿起諫光殿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宣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

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元武黑殿冬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

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

之志遣參軍趙護上疏曰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

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

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入懷

反正謂石虎至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竊目有年東西

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臣

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燈希日月之光是以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

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

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井經

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臣聞少康中興由於
一旅光武嗣漢眾不滿百況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
於掌握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

郗鑒時鎮京口庾亮時鎮

武昌

丙咸康二年

魏石虎建武二年成李期王恆二年

春正月辛巳彗星見於奎婁

西方奎十

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又主游禍婁三星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奎婁門魯徐州分

慕容皝將討

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其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

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

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

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

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

歷林口海浦之口

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

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先是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

就至仁以爲就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就自來謂左右曰今茲

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眾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

部降於就

咸和八年軍爲仁所執

仁眾沮動就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

下皆叛遂擒之就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殺

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就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雅

改正慕容幼雅

本一人也通鑑是咸和八年慕容就討仁時就曰庶弟建武將軍幼雅至此又分作二人曰慕容幼雅慕容雅下文申道而還獨言幼

而不言雅則誤認以爲二人矣今從十六國春秋改正

修壽郭充釋楷龐鑒皆東走幼雅中

道而還就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爲仁所誑誤

者就皆赦之封高詡爲汝陽侯二月尚書僕射王彬卒彬字世

儒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嘗布衣蔬食

辛亥帝

臨軒遣使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又女陵陽為皇后賈有六禮一曰納采者將

為婚必先媒通其言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為符取其陰陽往來之義也二曰問名者問名以下其吉凶也三曰納吉者卜

于廟得吉兆復使往告婚姻之事也四曰納徵用元纁不用馬五曰請明由夫家卜得吉日使人往告之六曰親迎皆往女家御輪

三周御者代之皆自乘其車而先以導婦歸大赦羣臣畢賀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

有來求婚者輒以此而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夏六月

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武興城在令支東皝將張萌

擊擒之遂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廂水水經注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

東北流逕女祁縣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水又濡河從塞外來西北逕樂夷鎮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水流回曲謂之曲河

鎮又據載記曲水當在好城西北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接皝帥步騎五

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

司馬封奔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

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奔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
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奔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前廷尉孔坦卒坦字君平方直有雅量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
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爲兒女子相泣邪冰
深謝之九月慕容皝遣兼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
孟等還建康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岳遣督護王隨等擊夜郎興
古皆克之後帝永嘉五年王遜分牂柯朱提建寧立夜郎郡太康地志曰蜀劉氏分建寧牂柯立興古郡加岳督
甯州成主期以從子尙書僕射武陵公載有雋才忌之誣以謀
反殺之鎮南大將軍霸鎮北大將軍係皆雄之子也皆不病而死
人盡云期之所鴆也於是大臣危懼人不自安而期志益廣忽慢
公卿政刑失措是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大豕交雨血地震生毛鷄

鵠集於城下 十一月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成漢

王壽擊敗之壽遂置漢中守宰成南鄭而還 索頭郁鞠帥眾三

萬降於趙

索頭鮮卑種言索頭以別于黑
匿郁鞠以其辨髮故謂之索頭

趙拜郁鞠等十三人爲

親趙王散其部眾於冀青等六州 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

有濟北郡穀城縣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

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詣鄴獻之請採取以治宮殿趙王虎遂免穀

城令以不奏聞故也虎遂大起宮殿於鄴都於鄴西文昌故殿處

造東西大武二殿採穀城山文石爲基柱趺屋瓦悉鑄銅爲之金

漆圖飾焉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

建九華宮以三三爲位謂之九華北建逍遙樓東北建披雲樓城

門上建玳瑁樓純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鉤帶內有瑜石

牀以玳瑁爲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玳瑁樓其大武殿懸紫綬於梁柱綴玉璧於綬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有層樓向陽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鎮之其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鑠天北城上有齊午樓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博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閣雉皆加觀榭層臺疊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門窗戶宇朱柱白壁未到鄴城六七十里遙望若亭便見此門巍若仙居鄴城東門石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側悉鏤雲炬上作蟠螭甚有形勢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磬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脰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以漆灌瓦金瑤補註瑤鐸曰瑤瑤金瑤者以金飾瑤瑤也杜甫詩曰風動金瑤瑤銀楹珠簾玉壁窮極伎巧

又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風至鏗鏘
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
夜於樓下開馬埒埒音列卑垣也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
於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四廂置錦帳屋柱皆隱起爲
龍鳳百獸之形彫琢眾玉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或時亢旱
舂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
腹可盛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嘔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
臺引以灑塵又造戲馬臺於漳水之南基高五丈列觀其上虎常
於此練簡黑稍騎五千每月朔晦閱馬于臺下張幟鳴鼓列騎星
羅虎登臺射髀箭一發髀音匹馬箭也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
至于臺下虎又射一箭五千騎一時奔走至于漳水之北五千騎

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黑稍從事故以黑稍爲號又築關鷄臺以關鷄爲戲其北有臨漳宮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柱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於檐端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井冰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冬月藏冰三伏之日以冰賜大臣及藏石墨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墨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受於正會殿南

而臨軒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金蓮花以冠於帳頂每朝會虎整
法服冠通天佩玉璽元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蟲粉米改車
服著遠遊冠臨軒大會著丹紗袍獵著金縷合歡袴又作浴室有
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珣玞爲隄岸或以琥珀車渠爲瓶杓夏則引
外溝水以納於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底嚴冰
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
恆溫引浴室中名曰燠龍溫池又用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宮人
寵嬖者解蝶服宴戲彌于日夜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
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莫不怡悅後宮服綺縠珍
奇者萬餘人丙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
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私挈星讖正會

成帝咸康二年

置三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輦置一部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宮伎數千人盡著阜髀頭著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以女騎二千爲鹵簿冬且皆著紫綸巾纓黑錦袴腰中皆束金銀鏤帶手持雌黃宛轉角弓腳著五彩織成鞞隨四時遊戲馬臺虎在臺上有詔著以五色紙著鳳皇口中鳳旣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腳皆用金每年三月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於時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銀一兩直肉一斤百姓嗷然或掘野鼠捕蟄燕而食之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馳

飛廉於鄴

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皆魏明帝所鑄

載以四輪總輶車轍廣四尺深二

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

浮沒在水中入河繫以竹繩能浮能沒者

索也

鍾大

○鍾居登切與桓不同

用牛百頭鹿檻引之乃出

鹿檻形如汲水木立兩柱橫木貫柱令圓滑可轉繫

經于橫木殺而引之

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

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尙方令解飛穢巧若神妙思奇發虎至性

好佛飛乃爲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

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

二尺餘皆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

與人無異又有舂車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

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一斛唯用將車

一人行則眾巧並發車止亦止虎以其構思精微乃用其言於鄴

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
虎知人無食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及魚以佐食復爲權豪所
奪民無所得 初日南夷帥范雅有奴曰范文常隨商賈往來中

國後至林邑教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宮室器械迎愛信之

林邑國本漢象

林縣馬援傳銅柱之處也漢末縣功曹姓區其子連殺令
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無嗣外孫范熊繼立逸熊子也 使爲將

文遂諧逸諸子或徙或逃是歲逸卒文詐迎逸子於它國置毒於

椰酒而殺之

椰木出交趾高數十丈葉背面相似瓊臺志曰椰子無時而生樹似檳榔葉如鳳尾實大如瓜剖之其中

有酒其皮可爲飲器交州記曰椰子生南海狀如海椰子大如碗外有鐵皮如大腹了豆蔻之類中有漿似酒飲之得醉爾雅翼椰木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腐白如霜厚半寸如豬膏味美如幼桃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愈渴核作飲器 文自立爲王於是出兵攻大岐界小

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之有眾四五萬遣使奉

表入貢 趙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

燭

古之人君昧旦視朝故設庭燎鄭氏云在庭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是照單爲明今八

公段惡蠶于杠以置燎下盤置人趙王虎試而悅之創意爲之非有古法也

丁咸康三年

趙石虎建武三年成李期玉恆三年

春正月庚辰趙太保襲安等文武

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

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卽位於南郊大赦

立其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

降爲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國子祭酒

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當興學校乃上疏曰自皇運浚替喪

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缺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

武功猶尙廢鞍覽卷投戈吟咏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

恭蒞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
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
籍聞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
哉帝從之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尙老莊儒術終不
振壞渙之曾孫也 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
乙連城段國之東畱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
輓也在臨水之西兩輪乙連栗蘭勃驕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
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雖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
眷及遼五世疾陸眷涉黃辰木
匡牙遼凡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爲甥舅皝有才德而
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

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爲北平相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

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達小字也既而邃驕

淫殘忍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

管者城門之管鑰也亦謂之偵鑰鑰若入城門則必待赴始開今懸

之于上而不盡入詢謂探鎖使可旋閉旋開

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好妝飾美姬

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受納諸比邱尼有姿色者與

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

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

常使邃省可尙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

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咎極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

等曰官家難稱

稱天子爲官家始見於此西漢謂天子爲縣官東漢謂天子爲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

三王天下

吾欲行冒頓之事

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六年

卿從我乎顏等伏不

敢對秋七月遂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

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

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

讓遂遂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遂疾

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

所親信女尙書往察之遂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

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遂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

大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頃卽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

可遽去遂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

考異曰燕書文明紀云咸

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會報使至太子遂庄後恣酒入宮殺

害石主大恐狼狽引還又云初帳下畏冑使鄒還說四月裕佛日

行像詣宮石太子遂騎出迎像往來馳騁無有儲君體王曰古者
觀成儀以定禍福凡子虎之副貳而輕僥無禮將不得其死然及
石主東歸而遂監國荒敗內亂以致殊戮案十六國晉春秋
秋殺達皆在咸康三年燕書恐誤今從十六國晉春秋 及其妃

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
鄭后爲東海太妃立河間公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

王皇后 安定侯子光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

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

京兆杜陵縣之南山

自稱大黃帝改元龍興趙鎮西

將軍石廣討斬之 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弈等勸慕容皝稱燕王

皝從之于是備置羣司以封弈爲相國韓壽爲司馬裴開爲奉常

陽壽爲司隸王寓爲太僕李洪爲大理杜平爲納言令宋該劉睦

石琮爲常伯皇甫真陽協爲允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爲將軍封

裕爲記室監洪臻之孫

李臻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三年

晃爽之子也

宋爽見八十八卷感

帝建興元年

冬十月丁卯，執卽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爲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王太子。如魏武管文輔政故事。段遼數侵趙邊，燕王執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于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眾以會之。并以其弟甯遠將軍汗爲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是歲，趙將李穆納拓跋騊槐于大甯，其故部落多歸之。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騊槐城盛樂而居之。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眾，自立爲仇池公，稱臣於趙。武昌縣侯虞潭卒，潭清真有檢操貌，雖和弱，內實堅明，有膽決，故屢統軍旅而越有傾敗，累官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五終